

# 那年春节

■贾永

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。时任中革军委作战参谋孔石泉后来回忆：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，但把“旅”翻译成了“团”，因此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兵力。

“歼灭战”成了“拉锯战”。人均子弹还不足10发的红军陷入严重危机。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一线指挥——这两位曾经的川军将领清楚，绰号“熊猫”的郭勋祺绝不是一只温顺的猫，而是一头凶猛的熊。

炮弹，在朱德身边爆炸，气浪几次把这位“红军之父”震倒在地。抖抖身上的土，年已半百的朱德像年轻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。那是一场真正的恶战，山谷之中，尸横遍野，已经分不清到底是谁一方的尸体。红五团团长赵云龙牺牲，红十团团姚政、政委杨勇、副团长文年生先后负伤。在战役核心之地青龙坡参战部队中，20年后出了200多名开国将军。

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，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部队停止与敌人纠缠，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，避实就虚，西进川南。

29日拂晓，红军从土城浑溪口、蔡家沱、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。

“四渡赤水”序幕，就此揭开。

## 二

如血残阳中，红军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，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。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。雄鸡报晓，三省可闻，故称“鸡鸣三省”。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不足400人的小村庄，汉、彝、苗杂居。兵荒马乱之年，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，除夕之夜的爆竹声稀稀拉拉。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，被毛泽东直接送给了伤病员。

雨，淅淅沥沥。毛泽东的心情也像这阴雨天。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，但重新出山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仗就遭重创，让他难以接受。土城战役，双方损失均为三千。然而，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际，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，更何况，战死的红军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精英，是中国共产党种子——若干年后，毛泽东对土城之战依然难以释怀。1956年9月10日，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：“我是犯过错误，比如打仗……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。”

## 三

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不同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的蒋介石，似乎迎来了“剿共”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。从兵败赣南到惨败湘江，红军元气大伤。“流氓千里，四面受制，下山猛虎，不难就擒”，在蒋介石看来，既然这支疲惫之师已经被他的几十万大军团团围住，全歼中央红军，以消心头之患，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按照他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一贯思路，这个春节，他的要务是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。2月1

日——春节前三天，蒋介石就中日“亲善”问题答“中央社”记者问：“此次（1月22日）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，吾人认为亦具诚意，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。”他告诫，全国同胞亦应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，与理智道义之指示，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，以示信谊。”

大年初一，蒋介石登临庐山，与杨永泰、熊式辉等一干国民党大员细商对日外交。大年初六，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“美庐”别墅下达了《重行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》：“（一）朱德、毛泽东、徐向前，生擒者奖十万元，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。（二）林彪、彭德怀、董振堂、罗炳辉，生擒者奖八万元，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。（三）周恩来、张国焘、项英、王稼祥、陈昌浩，生擒者奖五万元，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。（四）王宏坤、王树声、何畏、孙玉清、余天云、王维舟、刘伯承、叶剑英、倪志亮、暨伪军团政委、伪军长等匪首，生擒者奖三万元，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。”

## 四

毛泽东自然没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这则消息的云南《民国日报》，自然也无暇把战争中的春节放在心上。这段时间，他与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、王稼祥等一道，抓紧落实遵义会议未尽事宜。大年初二，部队向云南威信境内转移。当天晚上，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鸟图案而闻名的“花房子”里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，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、材料、公章等象征着“最高权力”的几副挑担。周恩后来回忆：“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‘鸡鸣三省’的地方住了一天，把博古换下来，张闻天当总书记，我印象很深。”

大年初五，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，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即《遵义会议决议》。第二天，也就是蒋介石下达《重行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》的同一天，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，讨论新的战略方针，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“阔水深，有重兵防守”，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军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，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——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。会议同时决定，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，彻底改变长征以来“叫花子打狗，边打边走”的困境。

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“扎西会议”。“扎西会议”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，完成了中央领导更迭和全军思想统一，成为遵义会议的重要续篇。

## 五

“二里月来到扎西，部队改编好整齐；发展川南游击队，扩大红军三千几……”红军到达陕北后，由陆定一、贾拓夫编写的《长征歌》这样唱道。

在岁月长河里，这株古槐树不知经历了多少暴风骤雨，熬过了多少烈日酷暑，刻录了古老生命历经沧桑的印痕。树干的上半部已腐朽了两个大洞，躯干和分枝满是疙疙瘩瘩的木瘤，一些树枝分叉处还有断裂的痕迹。在时隔80多年之后，古槐以其沧桑的傲骨，依然在无声地控诉着那场残暴所带来的灾难。据园林专家鉴定，这株古槐有上千年的树龄，现已成了村里的地理标志志。省里还将这株古槐列入名木古树名录，挂了牌，立了碑，建了档。

如今的古槐，树围很粗大，要四五个成年人手牵着手，才能合抱得拢。修长的枝干伸展开来，直径可达40多米，密密层层的枝叶遮天蔽日，就像一把撑开的巨型太阳伞，大有独木成林之势。

每年初春，一夜春雨后，几朵素雅洁白的小花便开始舞动着妩媚在风中摇曳，在绿叶的映衬下，宛如一朵朵娇艳的白莲。当夏日来临，花儿竞相绽放，茂密的树冠被裹在一片洁白之中，犹如戴上了圣洁的王冠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缕缕幽香。盛夏时节，同学们都喜欢跑到树荫底下，或下棋纳凉，或诵文背书，或载歌载舞。那一刻，古槐含笑不语，像我们的导师，又像我们的伙伴。到了金秋十月，层层叠叠的金黄色叶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流光溢彩，将校园装点得像童话世界般美丽。我常常站在树下凝思幻想，憧憬未来。

如今，圆通寺已难觅踪迹，但作为见证古刹曾经存在的这株千年古槐，依然扎根并傲然屹立于此，把承载的千年厚德传承并赐福于虔诚守护它的一代又一代子孙。

我深深地羡慕这株古槐。无论是严寒霜雪，还是盛夏烈日，它总是神采奕奕，给人以勇气和力量；尽管它遭受过侮辱与摧残，但它坚韧不拔与命运抗争的品格，怎能不叫人敬仰与礼赞！



## 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米拉山记：出拉萨一路向东，沿途诸山，当以米拉山为第一。米拉山亦称芒雄拉，藏意为“神人山”，是拉萨与林芝的天然分界。山不险峻，亦不绮丽，却有天地大美不言之意。时冬寒料峭，有风变幻，扯风马经幡飞舞飘动。有流淙淙冷，分尼洋河拉萨河西两路各奔雅鲁藏布江。有游人驻足，或尽情欢跃，或拍照留影。然此地空气稀薄，终会觉头重腿轻，飘飘然真如神人一般。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将词意境分为有我与无我之境，言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；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余入藏地奉职十数载，其间往返此垭口无计，常觉人在自然间，也可分为有我与无我之境。驻藏军人将生命交与生死之地，是一种真正的无我之境。那朴素人生宛若米拉山口猎猎招展的风马经幡，虽默默无语却是绚烂多姿多彩。

莫洛沟记：出米林向西再向南不足百余公里，为莫洛沟，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处绝美胜境。沟纵深而山水环绕，终日有风，风薰人而有如醉酒；四时有花，风袭人而有如情浓；常年有雪，雪撩人而恰似琉璃雪莲；夜静有月，月映人而好比银盘垂顶。然此地风花雪月之绝胜，并不为游人知，亦不见文人记，甚至连莫洛沟藏文为何意，竟也无人知晓。今得寻访，沿沟而入，却也只见山茫然而无色，树郁然而无声，水浩浩然而无文。更有乱石嶙峋，冷泽飞冰，冰瀑悬针，独不见所言之风花雪月，可见此绝境只是边防官兵心头之念、之想、之梦境也。

古人言境，有入人说。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。又云：山有色，岚是也；水有文，波是也；学道有致，韵是也。想必莫洛沟的风花雪月也是一种韵致，是被西藏军人浸入骨写于心的。不然，不见风状，怎能体会风味；不见风花，怎能感受春意；不见雪月，怎能仗剑倚马；不见月圆，又怎能行吟边关。这是大境界，是大韵致，在此大境界大韵致面前，很多有关风花雪月的诗词歌赋，都不足道，是为记。

德姆拉记：由林芝沿国道东行近千里，视野通透者，莫若色季拉。可观云海，可观日出，尤以观南迦巴瓦峰为佳。景色独秀者，莫若鲁朗。可见林海，可望雪峰，尤以瞰云环岚佩为佳。山水奇绝者，莫若波密，可听泉鸣，可聆瀑溅，尤以闻江急流湍为佳。风光秀美者，莫若然玉，可睹冰川，可观微澜，尤以察湖光山色为佳。唯德姆拉整然。是时过午，但见山野荒芜，草木枯败，冰雪掩路，风嘶寒凝。其状不可谓不险。连鹰隼狼犬也尽露其狰狞。然驻藏军人对此会心为深。言说路上风光无限，常最是险恶过后。果真，翻过德姆拉进入察隅境内，眼前葱葱郁郁，竟别是一洞天。

古人云：“诗能穷人。”又云：“诗非能穷，穷者而后工也。”是说体悟各种苦难方能写出真诗。予以为，驻藏军人虽然多不善为文作诗，亦不善言花语词，却是自然环境的主题。他们能轻视身边之险恶，故能随险共风雨。他们能重视身边之险恶，故能与险恶齐忧乐。他们更能蔑视身边之险恶，故能和使命同呼吸。这是一种大境界，是一种真性情，是真正用热血和生命写字的诗人。

嘎隆拉记：嘎隆拉为波密与墨脱交界之垭口，其风变幻云幻，冰盖湖泻皆为奇绝。十年前吾两次徒步墨脱，皆由多雄拉入，皆为嘎隆拉出，故能常常忆起。有风森森然，虽是夏风，却如龙吟虎啸。有泉幽幽然，虽是林泉，却如石穿鼓响。有瀑叠叠然，虽是飞瀑，却如蛙鸣于耳。有湖浩浩然，虽是冰湖，却如明镜高悬。

# 林芝六记

■郭 岚

但恨六月飞雪，九月冰封，时不能将嘎隆拉美景揽于怀中。今日乘车由波密穿隧道过嘎隆拉，虽通畅便捷，却没了往日的奇绝胜景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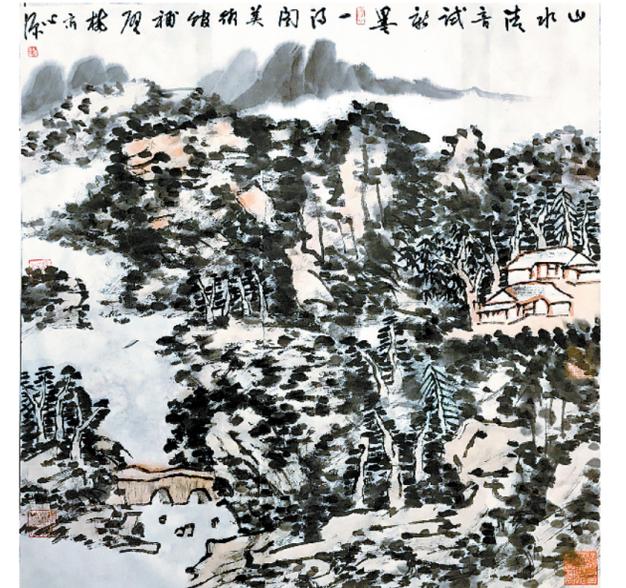
人生多有憾事。比如军人，万家灯明之时亦是边关军人巡逻站岗之时。春节团圆之日亦是边防军人轻离分别之日。故纳兰容若有词云：“问君何事轻离别，一年能几团圆月？杨柳乍如丝，故园春尽时。春归归不得，两桨松花隔。旧事逐寒潮，啼鹃恨未消。”词家说，这是纳兰写给闺中人的。予以为，这也可看作驻藏边防军人的真实写照。真的人生便是有憾中的无悔。

背崩乡记：墨脱为藏地秘境，其美妙不可言。然背崩为墨脱仙境，其幽极不可言。出县城南行不足30公里，至背崩。有青黛卷帘，薄雾缠纱，山岚袅袅，可谓幽也。有雨林绕藤，青苔挂树，石斛悬枝，可谓幽也。有云垂绝壁，雨打芭蕉，鸟鸣翠谷，可谓幽也。有溪流淙淙，叠瀑绵绵，蛙鼓声声，可谓幽也。有毒蛇出没，猿猴攀树，黑熊留迹，可谓幽也。有云垂绝壁，雨打芭蕉，鸟鸣翠谷，可谓幽也。背崩守边官兵言，此地蚂蚱也涂有一层迷彩伪装，专袭身着迷彩的军人。这断可不能说是幽得十分极致。

究其实，背崩乡之幽是可以入画的，为画师大笔写意。画师陆严少言好画标准有三：一为气象，二为笔墨，三为韵味。可谓人骨入髓。背崩之幽有气象，境古意远而不故作高深，故为墨脱官兵所喜。背崩之幽出笔墨，变化万千而不失章法，故为墨脱官兵所敬。背崩之幽亦韵味十足，风姿绰约而不矫揉造作，故为墨脱官兵所恋、所爱、所不忍割舍。或许，墨脱官兵是把自己也绘进了这幽深的水墨画中了。

南伊沟记：但凡名山大山，多以色绝奇险为胜。然南伊沟无色，色为四时应景，冬有飞雪，夏有烟雨，春有花红，秋有枯黄，仅此而已。绝无，绝为天地所赐，鸟皆语，花皆香，树皆有影，风皆有声，不过尔尔。亦无奇，奇为山河面目，是雾必锁谷，是云必缭绕，是河必流淌，是瀑必飞溅，可谓平凡。更无险，险是心中自疑，闻急流如临渊，望绝壁如刀削，见树摇鸟飞以为崖裂山崩，其实无妨。然此沟能如此吸引游人，全因了四时交错，冬有夏云，夏有冬雪，春有秋色，秋有春光。对此景象，唯边防官兵最为淡然，曰：真的色绝奇险，是在巡逻的路上。

《诗经·蒹葭》有云：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是讲秋景，讲秋思。南伊沟在林林县南五六公里处，有藏地药王谷之誉。时为冬末，却寓春来。春思伊人，这沟分明是起给驻藏边防军人的。因为内心从容淡定，他们能将南伊沟的美景视为平常。因为内心的强大与坚韧，他们又能视边防的艰苦寂寞为美丽。美丽的人生，非边防军人莫属。



山水清音 (中国画)  
曹心源作

## 长征

第4441期



## 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春节一天天临近，踏上长征路三个多月的红军队伍却一如贵州北部此时的天气，弥漫着浓浓的低沉气息。即将到来的是农历猪年，在老百姓眼中，应该是吉祥且兴旺的年份。

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。红军的前方，是沿长江布防的上百个团的川军；身后，是一路追击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。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：40万。

湘江血战，8.6万人的红色大军锐减至3万余人。中国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狭窄的航道——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，选择了刚过了42岁生日的毛泽东。临危受命，立于船头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：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，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？

## 一

一路征战，伤兵日增，隆冬时节，缺衣少弹。此时此刻，东去湘西与贺龙、萧克的红二、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，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山区又难以建立根据地。更为严峻的是，蒋介石已经电令各路大军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。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的唯一选择。

危机四伏，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。1935年1月20日，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，随即下达《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》。地域定在宜宾与泸州之间。毛泽东的设想是，趁着年关临近，川军江防麻痹，蒋介石的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，避敌锋芒，悄然过江。

北渡长江，必先克“北拒巴蜀、南扼黔桂”的要冲之地赤水城。红军4个军团和中央纵队渐次向赤水方向进发。怎料，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赤水河畔，赤水城已被川军先行占领，攻而不过。与此同时，在土城方向，红三军团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。自从中央红军进入黔北，刘湘就让他麾下的川军出境迎敌，“抱必死决心，奋勇阻敌”——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让这位“四川王”难以应付，刘湘显然不想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。

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，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，红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。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，毛泽东命令彭德怀、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、红五军团和干部团，于28日晨在土城以东给追来的川敌约4个团以决定性打击。

28日拂晓，战斗在蒙蒙雨雾中打响。战至黄昏，双方仍呈胶着之势。红军突然发现，川军原来不是情报中说的4个团，而是6个团，还有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源源而至。并且，原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，战斗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，

# 古槐幽情

■白恒昌



## 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，深情凝望

在我的家乡——果寨村小学的院子里，生长着一株我心中的圣树——古槐树。它就像一位仙风傲骨的智者，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倔强不屈的品格，一直激励着我，至今都让我崇敬和怀念。40多年前，我在这里念初中，一年四季都与这株历经沧桑的古槐相依相伴。这里曾是我启蒙和涵养心志的殿堂，也是我记忆开始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我迎来了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春天；从这里，我走向了远方，走进了绿色方阵，走进了几时的金色梦想。每次回乡探亲，我都会来这里仰望一下这株古槐。看看它的长势，抚摸它的躯干，听听风铃声，忆儿时情。

尽管当年低矮简陋的校舍充满了宽敞的楼房，四周空旷的原野也盖满了民宅，可无论怎样变化，这株古槐树一直得到了村民们的精心呵护，如今依然枝繁叶茂，傲然挺立。粗大的树干上，伸展着

